



誌

新

語

林

小爸爸李德維諾夫

東序

87095

蘇聯外長李德維諾夫 (Litvinov) 是現在歐洲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在歐聯委員會中及各次軍縮預備會議中，他的演說，他的提議，他的行動都使各國的代表咋舌驚奇。近來國際的形勢是更嚴重了，他的地位也更值得人們的注意。軍縮大會已經定在明春二月開會，他必將有更驚人的行動表現出來。我們對於這個「小爸爸」的生活，實有認識的必要，爰就 S. Dmitriyevski 之文，節譯於後。

李德維諾夫現在是五十五歲，其過去的生

活是消度於破壞法律的行爲中，未來的命運現在還不能確定，但他現在的地位卻是他從未想像到過的。

他自己說他二十二歲就開始在工人團體中散播革命的宣傳，曾被捕而充徙於西比利亞，但他從基輔逃出而走避於外國。以後曾二次秘密回國，煽動革命，但從未被捕過。

他現在的身體非常肥胖，完全與以前不同，他簡直不像一個冒着生命危險的革命家，反之，卻像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者。「小爸爸」爲他最通俗的綽號，實在是不足驚異的，就是

列寧及其他的同事也都是如此稱呼他的。

李德維諾夫之參加革命，從事工人運動，是在革命運動失敗後而開始新企圖的一個時期。在俄國知識階級中，英雄的傳統觀念仍然存留着。他那時正是二十二歲，靈魂不會爲現實生活的污點所染黑。同時他的民族的反叛精神鼓動他從事革命。李氏本是一個生在俄國的猶太人，俄國是最虐待猶太人的國家。他在一個小小猶太區中，就知道生活之嚴重的淒慘，貧窮，失望，不能享受絲毫權利。人類互相的殘壓，他們是像老鼠在籠中一樣的被關鎖着，無法逃避。要想維持自己的生活，就須殘害他人，祇有少數幸福的人纔獲得名譽和金錢。

羸弱者須被淘汰。有知識的人沒有不厭恨暴力的壓迫而變成叛徒的，有許多有力量的革命家都產生於俄國西南的小城市中，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李德維諾夫是一個有權力的人，而且是一個戀慕生命的人。這個戀慕就是造成他現在地位的真正的驅動力。他願以任何的代價，贏得這個目的，他為得到一個適當的生活，金錢，名譽以及權力而鬪爭着。假如他的青春不是這樣消磨過的，離開俄國，到外國去過一個常人的生活，做交易所的投機事業及從事工商事業。但他卻與革命發生密切的關係，這就決定了他的命運。

記得托爾斯泰曾經說過，變成革命者的人約有二種：一種是德高望重的聖人，一種是做盜匪等的下流人。這話自然是不對的，革命的團體，像其他的團體一樣，是由許多常態的人組織起來的。他們之從事革命運動，是因為機會命令他們應當如此做，是因為命運歡喜這樣。

李德維諾夫既不是一個聖人，也不是一個盜匪，他是個通常的人，他是一個革命的商人。那個在他年輕的靈魂中的理想主義果一當他與西歐的現實生活接觸以後，就立刻消失了。他立刻發見他自己，他不敢夢想他的年輕的生活戀慕心，由其自然的發展。他不能讓他自己由他的神經隨便的玩弄着。他必須從事事業，而且認能獲利的貿易是可做。

他並不會像其許多人樣的說過「離開革命」。他並不將其整個人完全從事於皮革，咖啡，穀類的交易。有着天生的商人的良好本能，他以為俄國革命也許不會是一種不好的交易，並以為假如革命成功了，其所得的利益要比其他任何事業更大。

在上層階級中有許多是夢想者，理論家，而很少實行家的。祇有在羣衆與下層階級中，方能找出革命的實行家，他們能够打死敵人而自己犧牲生命，但什麼人去組織他們而將手槍炸彈放入他們的手中去呢？這祇有像李德維諾夫同樣的人們。

列寧是很信賴李氏的，他能給列寧以良好的實際的忠告。在一九〇四年列寧給「小爸爸」的信中，有這幾句話：「親愛的朋友，你的信使我非常高興，我現在得趕緊回覆你。你是十分對的。一個人應當下了決心，行動須處處合於革命的態度，並當及時而動。」列寧是很少寫這樣的讚美信的。此時李德維諾夫已經知道他應當跟着誰跑，故當社會民主黨分裂時，他就毅然的投入鮑爾希維克黨了。他們看重實際行動的重要，故會議討論不常舉行，宣傳品亦很少印行。他們開始努力預備實際的革命運動。革命委員會與行動軍隊是組織起來了，他們以為這些事業是須建築於堅固的基礎上的。同時並尋求資本家之金錢的幫助。李德維諾夫之革命事業發展得最有意義的，就是在這一時期。當一九〇三年他秘密回國時，他負責鮑爾雪維黨的「邊境事務」，即管理黨人的回國與出境，秘密通信，宣傳品與軍器的運輸。這是養成他現在做外長的一個良好學校。一九〇五年初他參加第三次黨員

大會，演說武力革命，同年夏季他積極預備這樣的一個暴動，並從英國輸入一船軍火，但此船到了芬蘭海岸就破沈了。一九〇六年他同克拉辛得着資本家的金錢幫助，出版題名新生活的新聞紙。

同年他逃出俄國，一九〇七年回國，覺得一切空氣都不合他的口味，故又出國了。假如大革命不能成功，他也許永不會回俄國，因為像許多其他的人們一樣，他開始懷疑他所走的路是不通的。革命是失敗了，資本家覺到革命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就是到了成熟時期，他們的行動也不會與革命黨人所想像的一樣的。鮑爾雪維黨失了他們財政的幫助，黨就因缺乏資金而停頓了。祇有斯太林還在那裏硬幹着，同他的二個朋友拿了幾枝手槍在白天中搶劫國家銀行的一宗款項，這項款子交給李氏貯藏，但是情形是一天壞一天了，不過他並沒有脫離黨籍。他受黨的訓令，代表鮑爾雪維黨出席社會黨國際大會，但懷疑是一步進一步的侵入他的心靈了。

以後大戰發生了，一切的關係都很艱苦的，李德維諾夫是預備放棄革命了。他完全從事於自己的私事，結了婚，做父親了，推着他小孩坐的孩車經過倫敦的街道。後來革命突然的爆發了，李氏就成為蘇維埃政府第一個的駐英大使，自然不久就被捕了，但英國的駐俄總領事羅克哈德 (Lockhart) 也以反動罪名而囚禁於莫斯科。列寧與英國當局都認這二人有同等的價值，於是就互相釋放了。旋即回國出任駐丹麥、瑞典等國使節，後又回至俄國，供職於人民外交委員會，與理論家的齊姬林相對立，不久就代替齊姬林的地位而為人民外交委員長了。

李德維諾夫從不會有他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就是他極合宜於外長地位的原因。他不堅持着一種先入之見。他很習慣於現在的地位，

因為違禁品與軍器的交易對他不啻是生命的呼吸。無論內心方面或外表方面他都適應於現在的蘇維埃政策。他過去生活所消度過的環境，在他的性質上已經留下牠們的痕跡。他過去所接觸的多是些偷錢的，運輸違禁品的，以及各種各樣的商人。他學習他們的言語，知道他們的態度，與其思想的方式。

當他與外交代表接觸時，他並不改變他的方式。他熟習外交的慣例與國際法的根本原則，但他的內心仍舊是老樣子的，沒有改變。這就是他以對付販違禁品的，嚇詐匪的態度來對付外交代表的原故。這個態度已經決定了李德維諾夫的脾氣與他的整個政策。在外國人看起來，李氏是蘇俄對外政策的領袖，但實際上他恐怕祇是一個執行政治部命令的人。

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幼年的

一部重要著作

今年二月九日為道斯退易夫斯基死後的

杜 若

五十年了。在俄國關於作家的死後五十週年